

辟

寒

部





辟

寒

部

陳繼儒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辟寒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辟
寒
部

此 據 寶 顏 堂 秘 笈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辟寒序

古人三冬文史足用。子弟父老當伏臘治羔酒相會。今三吳之儒。攢眉歲事。無暇間櫛沐。甚則往往束文書不觀。余嘗蹈此弊。而意嘗媿之。每於歲寒。設紙屏布幕。客有若雪笠過從者。出膽餅梅花供養。溫火一罍。沸酒煨芋。甚樂也。客退爲飽袖讀書。而書中有可以召煖律回霜霰者。不論次第。書之如左。名曰辟寒部。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辟寒部卷之一

明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一裘。一曰暖質。二曰暄肥。常以御寒。至厲王猶未寶此。及厲王流于岐。人得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千青鳳毛贖罪。免後一毛千金。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熊大褥。二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漢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驪馬。於上林之昆明池上。環以冰。而御駟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無變色。臥於池上。曠然自若。

漢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寒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讀論語。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爲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膏。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

蜀先主置甘后於白銷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翫玉人。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大雪中衣布被。入貴城山。暮投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活。但言用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

人未明不辭而去。

石虎當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千觔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恆溫名曰燠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蝶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虎破滅燠龍猶在鄴城池蓬萊山有霞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屬毳焉。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同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岱輿山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燠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入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燠刈之爲席方盡彌溫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謝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

譚景升冬則著布衫或臥於風雪堆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

寄之衣及錢帛。譚捧之且喜。復書遺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使以及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

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雖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唐貞觀初。天下久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肅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園基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蓋王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冷。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會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唐內庫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炊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煖寒之會。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唐內庫中有七寶硯鑪。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爲暖手。常日如是。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語。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書詔。

陶穀妾本党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僦人。安識此景。但能於綃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

李元之往遊和神之國。人皆一百二十歲。二男二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絲。可爲衣。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於海中闌得一物。乃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輒飄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

或問鄭棨曰。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贈之束綵。侍兒倩桃自內窺之。爲詩呈公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武宗會昌九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纈。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東坡云。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渾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厠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旣而信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

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懶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

學士舊規。十月初。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

昆明國出嗽金鳥。形如雀色黃。常翔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國人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爲器爲釵。謂之辟寒金。以此鳥不畏寒也。宮人謠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戴辟寒釵。那得君王憐。

北方層冰之下。有驪鼠食冰草木肉重萬斤。可作脯食。毛可爲褥。臥之卻寒。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醕三盃而去。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不作灰。可配火鼠布。能辟寒。

王瓊妙於倪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溼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淡堅頑少味。其發障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

甚美，乃爲書此帖。

王武子好馬，冬至則嘶風轡，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薺薇草。

老伶官黃世明，常言逮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

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於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巖笑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王元苦病風月，終於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嘯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畫爲圖簇。

清泉香餅，人以一簋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寒。

朱冲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寶溪雲僧舍有暖香，盛冬斃之，滿室如春。

唐玄宗西嶽太華山碑略云：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始聞，久勤報德之願，永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概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

元李孝光靈巖二奇記云：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巖半，有石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

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畎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鳴鑾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多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惕息石室中。故石上有平偃迹。

元李孝光大龍湫記云。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缸上。漸聞有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鳬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得瓶。乃解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掣。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元吳海重遊鼓山記云。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卽約數人同登。旣而秋雨連月。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遠。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坦彭琅吳杲從余自蓬隍入荔林。依山右行。瞰旭宇。驚道傍野花炫耀黃碧。霜林葉如染采。山果可噉。澗中泉韻琮琤。鳥聲喧嘩。飛來近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橫渡小石杠。遇數人家。復有岐路。當右。有少年坐石上。給曰。左乃左行。由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舄寺中。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右徑趨山後。並崖而進。雖覺異。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返。蓋寺中引泉處也。

退而披篁刊木。剪伐樛翳。企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踰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略有微踐可辨。衆共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黑穿林中。歷畝田。指而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抵灰墘。舟從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

高宗踐祚之初。躬持儉德。一日語宰執曰。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甚寒。燒柴借半破簍。孟溫湯澆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宋范成大元日登釣臺記云。二十九日登舟。大雪不可行。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刻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宿桐廬。癸巳歲正月一日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二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皜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及今奉役。蓋三過釣臺。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

宋范成大游蕲林盤園記云。蕲林及盤園。蕲林故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林堂皆爲越陰所迫。森然以寒。宅旁入圃中。步步可觀。梅臺最有思。叢植大梅。中有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技矣。康伯可冬景詞云。霜幕風簾。閑齋小戶。素蟾初上。雕龍玉盃醺醺。還與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細。玉笋破。橙

橘香濃。梳妝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

黃山谷云。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醅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選。又有阮郎歸云。寒陰漠漠夜來霜。階庭風葉黃。歸鴉數點帶斜陽。誰家砧杵忙。燈弄幌。月侵廊。熏籠添寶香。小屏低枕怯更長。和雲入醉鄉。亦清麗可誦。

潘子真詩話。余以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之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列。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折。雙魚洗冰。漸初結。戶外明簾。風任揭。擁紅爐。洒牕間。稷雪。此日去年時節。這心事。有人懽說。斗帳重熏。鴛被疊。酒微醺。管燈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器。見博古圖。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見毛詩疏。

山谷戲詠暖足餅。即湯媼也。小姬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腳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柄足。天明更傾瀉。頰首有餘燠。

宋王十朋臥龍行記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旁。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崑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值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白樂天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暖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魏書曰。解卑有貂狗。驪音魂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

羣公對雪。尙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瓊環。坐間服其韻精。元載設紫緒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洒薄。如無所凝。雖屬嚴冬。而風不能入。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懽。